



□ 12
2890
26



古經解彙函 第二十

春秋集傳辯疑



錢塘龔氏玉玲瓏閣本

門 口 12
號 2890
卷 26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柳宗元撰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爲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
秉觚牘焦思慮以爲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
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爲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
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
莫得而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
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
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以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
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



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蓋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爲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器其道以生人爲主以堯舜爲的苞羅旁魄膠轄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爲首以周公爲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爲巨儒用是爲天子爭臣尙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

承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爲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于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觀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爲能文聖人之書通于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答元饒州論春秋書

前人

辱復書教以報張生書及答衢州書言春秋此誠世所

希聞兄之學爲不負孔氏矣往年曾記裴封叔宅聞兄與裴太常言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一義嘗諷習之又聞韓宣英及亡友呂和叔輩言他義知春秋之道久隱而近乃出焉京中於韓安平處始得微指和叔處始見集注恆願掃於陸先生之門及先生爲給事中與宗元入尙書同日居又與先生同巷始得執弟子禮未及講討會先生病時聞要論嘗以易教誨見寵不幸先生疾彌甚宗元又出邵州乃大乖謬不克卒業復於亡友凌生處盡得宗指辯疑集註等一通伏而讀之於紀侯大去其國見聖人之道與堯舜合不唯文王周公之志

獨取其法耳於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見聖人立孝經之大端所以明其分也於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見聖人褒貶與奪唯當之所在所謂瑕瑜不掩也反覆甚喜若吾生前距此數十年則不得是學矣今適後之不爲不遇也兄書中所陳皆孔氏大趣無得踰焉其言書荀息貶立卓之意也頃嘗恠荀息奉君之邪心以立嬖子不務正義弃重耳於外而專其寵孔子同於仇牧孔父爲之辭今兄言貶息大善息固當貶也然則春秋與仇孔辭不異仇孔亦有貶歟宗元嘗著非國語六十餘篇其一篇爲息發也今

錄以往可如愚之所謂者乎微指中明鄭人來渝平量力而退告而後絕固先同後異者也今檢此前無與鄭同之文後無與鄭異之據獨疑此一義理甚精而事有不合兄亦當指而教焉往年又聞和叔言兄論楚商臣一義雖啖趙陸氏皆所未及請具錄當疏微指下以傳末學蕭張前書亦請見及至之日勒爲一卷以垂將來宗元始至是州作陸先生墓表今以奉獻與宣英讀之春秋之道如日月不可贊也若贊焉必同於孔跖優劣之說故直舉其一二不宣宗元再拜

春秋集傳辨疑凡例

唐 陸 淳 纂

集傳取舍三傳之義可入條例者於纂例諸篇言之備矣其有隨文解釋非例可舉者恐有疑難故纂啖趙之說著辨疑有三傳繁文可以例包者則但舉例如後不復繁釋學者將覽辨疑宜先觀纂例取舍義及此卷首諸凡之意

凡三傳敘事有先後於經者今皆移於本經之下
凡三傳釋經之例或移於事首發之或趙氏纂之入總傳其當否各於纂例本條中論之備矣

凡三傳敘事不主於經文又無別意可通者皆不入
凡三傳釋經文義皆同者則唯舉左氏而注云公穀同
者省文之義也公穀同者但舉公羊

凡三傳敘事雖同而穀梁文義尤備者亦但舉穀梁而
注云左氏公羊之意同

凡三傳說事迹雖與經通其文義繁冗者皆略取其要
凡左氏敘戰滅及奔殺等事委曲繁碎今悉略其文舉
成敗大綱而已

凡左氏無經之傳今皆不取其有因盟會征伐等事而
說忠臣義士及有讜言嘉謨與經相接者略取其要若

說事迹與經符而無益於教者則亦不取

凡公穀日月時例一切不取其說已見日月議

凡公穀曷爲何以何也之類悉皆繁文於理不安今皆
刪之時有取者以便屬文之義爾無他意焉

凡公穀發例皆事言之今或發於事首或移於事終
而注云例見某年皆不重出

凡公羊云託始焉爾既始於隱公則從始者書之何云
託乎故皆不取

凡公羊無傳之經或云此事無聞焉爾今以此語無義
徒爲繁文悉不取

凡公羊於災異之下一一皆云記異也今但以災異之首總論記事之意後皆隨事注中言之省文之義也

凡公羊解經事理雖不相當其文義有可存者則移於他年可施處附之如桓八年穀伯鄧侯下說失國之君類今移于莊五年紀侯去國下用之是也

公穀多自云公羊子曰穀梁子曰及引尸子魯子曰今但目其傳而去其某子字

啖趙取捨三傳義多舉例而言不必隨文皆說今恐學者未精難以例曉故推兩家之例悉隨文辯之其有不言啖子趙子曰者是也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一

古經解彙函之二十

唐 陸 淳 纂

隱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曰春者何歲之始也按春為歲首不應煩釋又曰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趙子曰若言春正月王則不成文理矣何用解乎又曰不言即位成公意也趙子曰此乃直明公本意又是事實何名成哉又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趙子曰諸侯無二嫡桓何得為貴若然是理可得而越分可得而踰也又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趙子曰按妾母不得為夫人若得以子貴即成

風之賄葬不應有譏而公羊經外妄生此文遂令漢朝引以爲證首亂大法漢哀帝云春秋之義母以子貴遂尊定陶傅太后及丁姬並爲帝太后良可惜哉

穀梁曰不言卽位成公志也去成字之義趙子說同公羊又曰隱不正而成之以惡桓也啖子曰春秋但以其攝不言卽位亦無成隱之辭

左氏曰生桓公而惠公薨趙子曰蓋言生桓公之後他年惠公薨也若惠公實以生桓公之年薨卽隱公被弑之年桓年始十一不應夫子深加以弑君之罪杜元凱亦云然故傳文不要惠公薨恐誤後學也

公及邾儀父盟於昧

左氏曰邾子克也曰儀父貴之也公穀並同趙子曰蓋見莊十六年邾子克卒以爲同盟故書遂以儀父是字耳殊不知儀父亦名也與魯季孫行父及晉荀林父等亦以父爲名也緣其未得王命止是附庸之君故卒時不書至莊十六年邾子克卒者卽其嗣君自以王命爲子故書卒耳且附庸之君非有勤王之善縱能自通於大國自利之事耳有何嘉而字以褒之乎若儀父實賢桓十五年與牟人葛人來朝一例稱人何哉理又可見也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

子不及二伯趙子曰按五帝時用兵極多那得無詰誓之辭但緣夫子敘書首自堯典故以前詰誓之辭不見耳所云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即是也故裁取之凡起例宜於事首故移附於此他倣此

鄭伯克段于鄆

左氏曰如二君故曰克趙子曰克者能勝之名無有二君之義春秋無有二君相勝稱克者又曰不言出奔難之也啖子曰此乃夫子譏其志在於殺故不言奔若言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惡而無殺弟之罪又不知段之有拒兄之逆也又曰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

也啖子曰按莊公云姜氏欲之焉避害又曰不義不暱厚將崩此皆避惡名矣但以不知大義乃陷於殺弟豈子囚母乎此傳近誣矣

公羊曰克者殺之也趙子曰按五經春秋前後例未有以克為殺者又曰不稱弟當國也不稱弟者見其不弟也左氏之義當矣又曰其地何當國也按解地之義穀梁當矣

穀梁曰克者何能殺也趙子曰其釋克字雖不當義已見上然其傳意得骨肉情意之中故除其殺字之義存其餘也穀梁又曰不稱公子段失子弟之道趙子曰春秋舉

重不稱弟爲重矣不可更求公子之義且又非命卿例不書公子非獨段也趙子曰鄆當作鄆鄭地也在緱氏縣西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鄆劉蔦邗之田于鄭是也傳寫誤爲鄆字杜注云今潁川鄆陵誤甚矣按從京至鄆非遠又是鄭地段所以有兵眾故曰克若遠走至鄆陵已出境卽無復兵眾何得云克又傳曰自鄆出奔共卽自鄆過河向共城爲便路若已南行至鄆陵卽不當奔共也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左氏曰緩也且子氏未薨故名云云豫凶事非禮也啖子

曰夫諸侯母在天子寧有歸其賵乎不辯菽麥者猶不當爾况平王賢君乎蓋見桓公母仲子未薨誤爲此說不知此是惠公之母也因此又說豫凶事等義皆非也公羊曰惠公者隱公之考仲子者桓公之母啖子曰若言惠公仲子是二人則僖公成風亦是二人若是二人則成風是僖公之母而春秋之文以子先母乎故穀梁之說是又曰宰官咺名也趙子曰此止是名氏耳如宰子之類王士來魯例書名氏石尙是也又曰宰士也士是賤官何以得世官爲氏穀梁曰禮賄人之母則可賄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

可辭受之解所以言趙子曰按春秋凡此例常事皆不書若王當賄諸侯妾母則是常事何須書之且以此事為得禮又何以正陵僭乎經文緣是惠公之母故賄之自然須言惠公仲子而遂云以其可辭受之乃是夫子回非禮以為合禮可乎哉

及宋人盟于宿

公羊曰孰及之內之微者穀梁云及者內卑宋人外卑者趙子曰修二國之好而為盟誓非君則卿何得使微者先儒注云微者不命之卿也按例外之不命卿來魯皆書名但不言氏耳且前後盟而不言內盟者凡七推

尋事迹皆是公自盟義見纂例盟篇義例昭然不可或稱是公

或稱是微人宿盟云是微幽盟云是公皆舛駁也

冬十二月祭伯來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奔也曷為不言奔王者無外故不言奔啖子曰按例周大夫但不言出而無不言奔之義穀梁曰寰內諸侯也啖子曰按例寰內例稱子若以伯為爵則毛伯召伯榮叔祭叔復是何爵乎是知天子大夫例書字

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

公穀皆云無駭不書氏貶也極同姓之國諱滅同姓之

國故書入而貶無駭趙子曰按非王命之大夫例不書氏八年無駭卒穀梁云隱不爵大夫故不氏則名自緣非王命大夫故不書氏何關滅同姓哉又若實滅同姓則當直書滅極以示譏不當言入若滅而言入實入者將如何書之

紀履緌來逆女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趙子曰所以不稱使者為下有伯姬歸于紀文相連閒無異事省文從可知公羊不達此意遂妄為說假令婚禮不稱主人但致命之辭不稱爾遣卿出境非君孰使哉又曰母命之何

不稱母母不通

注云婦人命不通於隣國但得命大夫行爾

若婦人命不通

於外而得命大夫令行則紀侯但不自致婚命且何傷命大夫使行也進退自相違背且母命既不通於外又不得稱主人則大夫至彼如何致命乎益知無理也又云宋公使公孫壽無母也皆為穿鑿公孫壽來納幣若不言宋公使則似乎此自為已事故須言宋公以別之爾且禮篇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共事宗廟祭統云云如此則稱主人何得妄為異說乎又桓八年祭公逆王后亦言不稱主人亦非也彼自為非王命耳故不

言王使

說見本傳

穀梁曰國氏者為其來接於我故進之趙子曰按非命卿來魯例皆國氏何獨進履綸哉

伯姬歸于紀

穀梁曰婦人不專行此如專行之辭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耳趙子曰據桓公逆夫人於謹下云夫人姜氏至自齊亦以專行為辭則此例不成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左氏曰魯故也啖子曰傳以子伯為子帛言是履綸之字故附會為此說爾傳意以紀既與魯婚故使大夫為魯結盟通好也穀梁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啖子曰此闕文耳云伯

之穿鑿甚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公羊曰夫人子氏者何隱之母穀梁曰夫人者隱之妻也啖子曰隱公身既謙讓不當君禮母妻卒安肯用夫人禮乎

三年君氏卒

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啖子曰按例無有改字以為義者豈有改其本姓乎假如此時隱公之母實卒不行夫人禮亦當如定十五年妣氏卒書姓也

公羊曰天王崩諸侯之主也

言諸侯大夫赴弔者尹氏主之

穀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於天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趙子曰春秋一字之義為經邦大訓豈有緣其為諸侯及魯大夫作主人之恩遂錄之於經乎公羊唯說譏世卿之義是

宋公和卒

左氏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啖子曰若宣公本知穆公反讓其子且讓以求名乃是詐也何足美乎

四年莒人伐杞取牟婁

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啖子曰按

前後例外取邑書者多矣唯取魯邑乃有不書者趙氏辯此

義見纂例取篇

穀梁曰言伐言取所惡也按有不伐而取邑者各書實事爾無他義

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左氏曰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固請以行書曰翬

帥師疾之也言故去其氏以貶之趙子曰春秋之初公室猶強若

公實不許臣何敢固請而行蓋左氏不知未命不書族之義造此事端爾

穀梁曰翬不稱公子以其與弑隱公貶之也啖子曰凡事各於本事褒貶豈有未弑君而先貶乎翬之不稱公子自爲未命爾後有此義皆同此說

衛人立晉

穀梁曰晉之名惡也按晉是其名有何惡乎

五年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公羊曰僭諸侯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趙子曰按魯僭用八佾非一朝若不因改革之時言之則無以明改自隱公始也事須因此減數時書之公羊不達此意云僭天子則不可言如此則僭差之過無由而著懲勸

之道安所寄乎又曰隱爲桓祭其母成公意也趙子曰此直公意何成之有

穀梁曰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啖子曰按此時桓公之母喪始終正是考宮之時故知公羊說是又曰考成也成之爲夫人也趙子曰考者成室之名耳詩有考室之義是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曰宋人使來告命公將救之使者曰師未及國公怒乃止啖子曰夫宋人乞救必當卑辭豈肯令魯怒乎又七年傳云爲宋伐邾此則於宋無忿明矣又至九年

傳曰宋以入郟之役怨公益知前後差錯也

六年鄭人來渝平

左氏曰更成也趙子曰傳意謂變讐而更和平也若如此止當來行成耳何要言渝也故知公羊穀梁義為長七年叔姬歸于紀

穀梁曰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按不言逆者皆夫自逆也不書者常事不書也

滕侯卒

公羊曰何以不名微國也

穀梁曰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啖子曰按

附庸之君及真夷狄皆有名况滕國文王之子孫雖至微弱豈無名乎又後諸侯卒有不書名者薛伯等是豈皆無名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穀梁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趙子曰按禮云五十命為大夫天下無生而貴者若以為貴非正王綱之義

公伐邾

左氏曰為宋討也趙子曰邾伐宋在五年不應二年方為之報左氏此例甚多既非褒貶之意故不取他放此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公羊曰其言伐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
啖子曰不言執者尊天子之使故云伐也若言不與夷
狄執中國其書夷狄侵伐滅入者豈皆是之乎又曰其
地大之也其事實楚丘若不書地如何紀事乎

穀梁曰戎者衛也為其伐天子之使故貶而戎之啖子
曰若衛實伐天子之使改之曰戎是為衛掩惡也如何
懲勸乎

八年鄭伯使宛來歸邠

左氏曰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啖子曰鄭人請

祀周公已不近人情矣泰山非鄭封內本不當祀又何
釋乎

公羊曰泰山之下諸侯有湯沐邑焉啖子曰列國至眾
若言皆有邑泰山之下何能容之故去其皆字

穀梁曰名宛所以貶鄭伯惡易地也按不命之卿來魯
例名之不可妄為異說

我入邠

公羊曰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書我者言魯入爾
何關齊事乎

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左氏曰以釋東門之怨禮也趙子曰諸侯結盟本非正道義見隱元年傳有何合禮故但取其釋怨之辭而去其禮字他皆放此

葬蔡宣公

公羊曰卒何以名至葬從主人趙子曰卒名之著易代且降於天子也天王崩不書名諸侯生既不名故死乃名之且紀世之次也葬時舉謚而不須重言名史體自當然不要立義

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左氏曰以成紀好趙子曰豈有二年之好左氏據二年盟于密紀子帛莒子故也經今六載始成之左氏多此類皆不取他放此

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左氏曰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地尺為大雪趙子曰春秋記異不書常事尺雪常事何足記乎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唯兩度尺雪哉經唯兩度書大雪益知其妄也文先書大雨震電又復有雪明其異耳非為雨生例妄發霖例又與經違皆不取

公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宋公不王不朝王鄭伯以王命討之來告伐宋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趙子曰按此時王室已至微弱豈諸侯稟命為之討罪乎且隱公賢君即位已來不會

朝聘于王平王之崩不賻又不曾葬則魯自當受討何得責人明知當時皆蔑棄周室非獨魯也左氏說事多不實或是魯雜史為飾辭故左氏因之耳其理至明不足為疑若實奉王命討不庭明年伐宋必異其辭不應依常例書伐

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曰盟于鄧按此文與經不合故不取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郟辛巳取防

左氏曰庚午鄭師入郟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

不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趙子曰諸侯專取

他國之邑而以與人罪之大者而云合正何其妄乎以王

命討難義已見上文

公羊曰外大惡書小惡不書內大惡不書小惡書趙子曰立教之體事無巨細皆記可否以為後世之規豈得簡其大小乎據例小惡皆諱不書敗是也長勺之戰為納讐人之子故書敗是大惡不諱也又云取邑不曰此何以曰一月再取甚之也趙子曰按此緣與敗不同日又取二邑亦不同日故各書之以記實何得曲為義說凡取皆罪也何論一月再取乎若其異月而取則無罪

乎

穀梁曰不正乘人之敗而深為利故謹而曰之趙子曰
安有彼不敗而能取其邑乎假如兵不敗我直取得其
邑則無罪乎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左氏曰蔡人衛人邾人不會王命

不同

鄭師在郊

伐宋
邾師

宋人衛人入鄭

乘虛
襲鄭

蔡人從之伐戴八月壬戌鄭伯圍

戴克之取三師焉

三國兵在戴城
鄭伯都圍取之

宋衛既入鄭以伐戴

召蔡人故不和而敗九月戊寅鄭伯伐宋

報入
鄭也

趙子曰

按三國並大於鄭鄭之兵力可知何能悉取乎假令三

國入戴城鄭總取得之則合言圍取之若不圍無由總
取得三國在城外則合云伐敗之不得云取詳據經文
鄭因三國伐戴之後戴已病矣乘其病而遂伐取之至
九月鄭又伐宋明年又言鄭以號師伐宋報其入鄭若
此時已取三師其報怨雪耻斯過當矣何得重重更報
益見其紕繆也

穀梁曰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趙子
曰假如自取豈為正乎何乃須言因人之力始言不正
按經文實是鄭取不得云主其事也

齊人鄭人入郕

左氏曰討違王命也趙子曰若然經必異其文且齊桓已前諸侯未有勤王之事

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

左氏曰滕薛爭長云云公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

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也齒列也啖子曰周

之典禮自有常度同姓異姓諸侯之班當有常禮也若朝魯則先姬朝

薛則先任是亂常禮也故不取其不敢與任齒

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左氏曰鄭伯將伐許公孫闕與穎考叔爭車至于君登矣此皆煩碎不足為訓故略之他放此又曰鄭莊公使

許大夫奉許叔居許東偏又使公孫獲佐之戒獲云我

死乃速去之云云君子謂鄭莊公於是知禮禮經國家定

社稷序人民利後嗣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

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趙子曰諸侯

無王命人人之國罪已大矣又使大夫守之不容誅矣

而以為有禮是長亂階也

公薨

左氏曰不書葬不成喪也啖子曰豈有國君之喪而有

不成者乎故知公穀以賊不討故不書葬此義為當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卷之一終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卷之二

唐陸涪纂

桓元年春王正月

穀梁曰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趙子曰按實不治何得言治也舊說又云元年有王冀是年內有討所以書之予謂去王字理由夫子不因舊史夫子修經時豈不知此年竟不討乎何須存之也又云末年有王言王終不能討所以書之若然者總除王字理不益明乎按十五年王崩至十六年嗣王既立年月已深過不在嗣王何不書王乎足明非責王明矣但為學春秋者慣習於王正月不覺遂四處

妄加耳聖人辭意朗然平暢若譏王則王未崩之前悉去
王字可矣安肯乍見乍隱煩碎若此乎詳經意直以桓公
不顧王法故去其王字以見其罪耳

公卽位

穀梁曰繼故不言卽位正也趙子曰禮當不卽位豈空
言哉故去其言字又曰先君不以道終已正卽位是無
恩於先君也趙子曰但言與聞乎弑義已備矣

鄭伯以璧假許田

左氏曰鄭人請復祀周公按鄭莊之言無所不知安肯
請祀非其祖乎不近人情矣說已具隱八年

公羊曰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啖子曰其皆字
義同隱八年又曰曷爲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按許田
實魯朝宿之邑不得謂之周田又曰繫之許近許也按
許田自是其邑名何關近許之事乎若近許卽謂之許
田近鄭亦謂之鄭田乎若然則無常名矣

公及鄭伯盟于越

穀梁曰越盟地之名按此不要解自可知矣

桓二年春王正月

穀梁曰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趙子曰十一
年鄭伯卒十三年衛侯晉卒何不正之乎故知皆謬而

傳因謬強爲義也十年有王云正曹伯卒亦同此說

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左氏曰宋華督見孔父之妻于路遂弑殤公啖子曰古者大夫猶皆乘車其妻固當乘之不可在路而見其貌蓋以舊言孔父義形于色而作傳者以爲女色之色遂妄爲此說耳且見穀梁說及之義極明不足疑也

穀梁曰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臣旣死君不忍稱其名趙子曰按孔父之事自是史冊載之非殤公自書也何關君之不忍乎又曰孔氏父字謚也啖子曰孔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金父若孔爲氏豈世世改

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字孔是其證也又曰不稱名蓋爲祖諱也按春秋魯國之史也非夫子家傳安得祖諱乎

滕子來朝

趙子曰滕侯爵自齊桓霸後方與杞薛皆降號以從會位此時未有霸者無人黜之故知在喪也

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公羊曰內大惡諱此其曰言之何遠也趙子曰按逆祀僖公昭公出遜皆書之何得云大惡諱乎又若以年遠不諱則桓公爲齊所殺何不明書乎由是言之可諱則諱可譏則譏不以年月遠近爲異也

穀梁曰以者內爲志焉爾趙子曰言以者明四國同會以成此事何獨言公爲志乎又曰取不成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趙子曰據經文乃直書事實耳有何加乎

取郟大鼎于宋納于大廟

左氏說僖伯諫辭自清廟茅屋至聲明以發之趙子曰據納鼎直以受凶賂而納于大廟故譏耳非爲服章名數有愆故不當別記煩文也且夫議禮度者貴識其安上治民之大體若夫服章名數之差品禮之末節也今事不相涉故當捨爾孔聖旣喪之後學者莫識大本所

務唯此而已故左氏傳及國語并戴聖禮記多記此等學者當求其遠大

公穀竝解郟鼎之名

云云

啖子曰郟鼎之名猶如和氏之

璧封父之繁弱之類無他義也穀梁又云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以周公爲弗受啖子曰假如納於他廟豈爲可乎何獨引周公弗受

蔡侯鄭伯會于鄧

公羊曰離不言會趙子曰按前後兩國皆書會傳妄也

公至自唐

左氏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趙子曰此當移於

十六年至自伐鄭之下附之此非征伐從君出入乃是常事也何勦之有又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趙子曰按成會而歸卽非止於讓以會告廟有何不可此不達內外異辭之例妄爲異說爾且諸書至自會者所會悉非魯地故知四處至稱地皆魯地故也

穀梁曰桓無會其致何也按前後桓公言會多矣

桓三年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左氏曰不盟也趙子曰凡會遇亦不盟何獨胥命公穀皆云美其不盟約言而退近正也趙子曰按會遇亦並不盟皆是約言而退何得獨異此文且二君並非

賢君又無殊異之迹據經文直譏其無人君之禮爾

公子翬如齊逆女

左氏曰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啖子曰若使異姓之臣往復何稱乎且惠公之薨桓公尙幼則知惠公之時未謀婚姻何得言先君之好假或早謀而今修之則當納幣之時致命何爲於逆乃言修好乎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曰致夫人也趙子曰按成九年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仲尼書之以示譏此若致女亦當書之不容於隱左氏見彼有致女之文此又新婚之後而至遂附會妄說

耳

桓四年春狩于郎

左氏曰書時禮也趙子曰凡蒐狩之禮常事不書故知公羊義是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左氏曰父在故名趙子曰若以其代父攝行卿事則經文當依仍叔之子為文若非代父即當依常例何得加名故知為貶故名爾且王人子突稱字以褒則此以名為貶亦明矣公羊曰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按例天子大夫皆稱字何獨下大夫乎

桓五年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趙子曰豈有正當禍亂之時而暇競使人赴告哉假令實再赴夫子亦當詳定取其實日何乃總載之乎且傳言公疾病而亂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經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今簡脫之爾左氏不達此意遂妄云再赴也公羊曰何以二日卒之憾也狂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啖子曰按人君雖狂而去亦當有臣子從之

穀梁曰甲戌之日出已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之啖子曰三傳皆不知有關文之義故多造事端爾豈有人君走出臣下不追逐昧其死日乎

齊侯鄭伯如紀

公羊曰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啖子曰按前後兩國言會多矣此書者左氏說從告之義是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左氏曰弱也趙子曰假如年長而代父出便得不譏乎左氏不推褒貶之義但見稱子則云爾

夏城祝丘

穀梁曰譏公不修德政恃城以安民按但譏不時即可矣安知恃城乎

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左氏曰鄭伯御王祝射王中肩云趙子曰此並妄也蓋鄭國愚史不知敗王之惡射王之逆但欲以勝天子為美故左氏因之若信有此事則經不合不異其文若云不告被射故不書則諸侯惡事豈肯來告夫子何由貶責之足明因納於史者夫子精求其失而書之爾從告之義已詳見隱十一年傳

穀梁曰從者何為天王諱伐鄭按經文直書事實亦無

所諱

州公如曹

趙子曰據經文直書譏其外交故書曰如曹左氏曰度其國危遂不復若國危而出奔若在後方有危難當依初行時意書之自不相妨

公穀皆云過我也解所趙子曰或大夫見而知之或來

告故知之或為其自曹而來故知之何必過我乎

桓六年寔來

左氏曰來朝趙子曰若行朝禮經當書之故知妄也

公羊曰寔來者猶是人來也化我也趙子曰寔實也承

上文無異事故曰寔來公穀之說皆鄙淺故不取

壬午大閱

公羊曰何以書蓋以罕書也按以其非常故書爾非為少也

穀梁曰蓋以觀婦人也按經無異文傳自穿鑿

蔡人殺陳佗

公羊曰佗陳君也曷為謂之陳佗絕也趙子曰按左氏傳佗殺太子之賊故經不以人君稱之公穀不達此意妄云淫于蔡及淫獵于蔡不近人情穀梁又云何以知其是陳君兩下相殺不道按前後兩下相殺書者多矣

此傳妄也

子同生

左氏曰公與文姜宗婦命之趙子曰左氏誤謂宗婦為同宗之婦遂妄云爾當去之

公羊曰喜有正也趙子曰春秋一字皆為經邦大訓不為憂喜生文

穀梁曰疑故志之

註云文姜淫佚疑非桓公之子

此乃委巷之談不近

人理

桓七年焚咸丘

公羊曰焚之者何樵之也啖子曰火攻之事非一途安

知樵之又曰疾始以火攻也趙子曰凡事是非皆一一明之此又非便為常何獨譏始又曰曷為不繫乎邾國之也趙子曰不繫邾者邑地不繫於國春秋之常也國之有何義哉又曰曷為國之君存焉爾啖子曰咸丘雖焚邾竟不滅焉知君存

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左氏曰賤之也此說不明故不取

公穀並云失國之君趙子曰蓋以其書名故云爾據諸失國之君唯隨敵以歸者則書名若奔他國並不書名本例則兩國之於例固非失國明矣假令實非奔魯而

公待以朝禮之故即當書云穀伯鄧侯來奔某日朝公不應越例書名而沒其來奔也或曰據禮云諸侯失地則名滅同姓則名不云用夷禮則書名今忽作此釋於理安乎答曰禮記者因說春秋之義遂記得此語而錄之非自古有此例也諸侯失國自辱其身猶至書名况行夷禮辱及宗廟見輕儕列而得不名乎三家說春秋義例不盡者多矣又何足怪

桓八年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譏亟也啖子曰此書之以彰下文爾非譏也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與之志不時也趙子曰正月之烝

不失時也

義見纂例郊廟例

經為五月又烝故書此以明一歲

再烝若不書即似春有故不烝夏乃烝耳啖說是也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與之黷祀也趙子曰書春是為下文起耳故去其春字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左傳曰禮也趙子曰若合禮則常事不書據經言來遂足明譏矣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趙子曰此說非也已見隱二年紀裂繻來逆女傳假令婚禮實不稱主人

卽至紀之日但致魯命爾來魯未是婚禮何須不稱主人乎實使來而不稱王命則如何致命乎無理之極舊說云天子娶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亦恐非也魯侯爲天子嫁女爲女卑於魯侯故可也至於天子娶后至尊諸侯如何爲之主哉且禮經亦無此說春秋之文又殊不爾故知其非也又云大夫無遂事此言遂使我爲媒可則因往逆矣趙子曰假如使可專逆王后不白于君乎又曰女在國稱女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亦非也若但書逆女則是祭公自逆故須言王后爾

穀梁曰其不言使何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卽謀於我趙子曰必若實譏天王言使不更昭著乎今不言使卽罪全歸祭公

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

穀梁曰爲之中者歸之趙子曰王后者天下之母不同於諸侯之女自合書之不關魯爲媒乃書之事

桓十年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穀梁曰不遇者志不相得趙子曰經意直譏其無信爾豈論其相得不相得乎

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曰來戰于郎我有辭初北戎病齊在六諸侯救之

云齊人致餼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云趙子曰據左氏

魯以周班後鄭既是正禮鄭雖小恨豈至與師即合當

年構禍豈有經五年之後方合諸侯報此小怨乎夫五

年之後諸侯讐黨亦已改矣怨望之心亦已衰矣理在

目前不足疑也但為無過故異耳左氏遂引往前小隙

附會之故但存其我有辭一句而已

公羊曰郎者何吾近邑也按經但書戰地本不分其近

遠假如遠則不書戰地乎

穀梁曰來戰者前定之戰也趙子曰此說非也言來者

責三國不當來爾言戰者諱敗之常也又曰不言其人

以吾敗也趙子曰按為公戰敗故不言敗以諱之若大

夫戰則當書之不容悉隱也又曰不言及者為內諱也

趙子曰按直言來戰言其不當來爾若為內諱則但不

書敗何須不言及諸內戰皆言及豈是不諱哉

桓十一年宋人執鄭祭仲

公羊曰祭仲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云啖

子曰以廢君為賢不可以訓

穀梁曰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貶之也按執大夫例

稱人不可別為義

鄭忽出奔衛

公羊曰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傳意解不言子按春秋前後例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又鄭伯爵也若稱子何關爵乎故不稱子者責其不能嗣先君爾

柔會宋公陳侯祭叔盟于折

公穀皆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趙子曰凡未命大夫不書氏已見隱公卷及都見名位例故去此以省文也

桓十二年十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

衛侯晉卒

穀梁曰再稱日決日義也趙子曰再丙戌誤文也傳以日月爲例故妄云爾

及鄭師伐宋丁未戰於宋

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啖子曰公羊說此義是也此傳不知省文之義故云爾且按自此後魯常與鄭和而同伐宋故知此傳誤矣

桓十三年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

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氏曰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宋衛

燕戰趙子曰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若實爲鄭宋而戰卽當以鄭宋爲兵主何得主齊紀乎且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容諸侯爲戰按六年會紀云謀齊難也是歲紀又來朝請以王命求成於齊公告不能今爲兵主以戰于紀足明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遂免禍至十七年乃會于黃以平之其蹤跡明著若此不然紀懼滅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若助鄭止當戰于宋鄭之郊無爲戰于紀也據鄭伯新爲宋所主而去年遽與魯及宋戰今年又助紀戰則必爲求賂多之故今移責賂之文於去年公

欲平宋鄭之上庶爲允當也

公羊曰曷爲後日恃外也趙子曰按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也恃外有何義乎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趙子曰不地者有紀都也無他義穀梁說是

桓十四年春無冰

穀梁曰時燠也按此不解亦可知

秋八月御廩災乙亥嘗

左氏曰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爾非爲不害而書

公羊曰嘗常事何以書譏嘗也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

趙子曰按周之八月夏之六月也不合嘗而嘗云常事非也又云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按有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便闕先君之祀乎

穀梁曰御廩之災不志趙子曰按此乃大故何得不志又曰必有兼甸之事注云夫人兼行甸人之事恐謬也此甸字爾言祭事當久辨非一甸所了傳寫者見前有甸字遂改爾又云譏未易災之餘而嘗據易災可一日而辨况其間經兩日何得不辨今爲其足以明祭禮宜兼存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曰報宋之役云云以大宮椽歸爲盧門之椽趙子曰此事煩碎並不關教迹故不取又若實毀其大廟非禮之甚經必書之益以知謬也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穀梁曰諸侯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趙子曰天子受貢常禮也亦何所讓故去其故有辭讓四字

鄭伯突出奔蔡

公穀皆云名突譏奪政也按諸侯失地皆名之不可爲義

鄭伯突入于櫟

公羊曰曷為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按實未入鄭何用強說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

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趙子曰按謀伐之初豈有不懷疑者疑者心中之事何由知之今據經文因成會禮而後行伐爾辭意甚明無他義也

桓十六年冬城向

左氏曰書時也啖子曰按下有十一月縱是同月亦今之九月農工未畢不可興役

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曰何以名得罪于天子也按失地諸侯皆名之不可強生義

穀梁曰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啖子曰諸侯失地則名春秋之常也左氏得其事實矣

桓十七年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曰宋志也趙子曰據例稱及者皆內之志云宋志非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曰不書日官失之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云趙

子曰此說非也凡不書或史官闕之或年深寫誤何關日官日御乎史官豈不知朔及每日甲子乎何待日官日御哉

桓十八年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公羊曰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趙子曰聖人設教不應如此煩碎穀梁說伉敵之義近之矣穀梁曰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趙子曰但譏驕伉義則昭然又云弗稱數即煩碎矣故去其弗稱數三字

公薨于齊

穀梁曰薨稱公舉上也啖子曰諸侯雖五等臣子皆曰公從高稱也生時皆然何用解薨

葬我君桓公

穀梁曰葬稱我君接上下也趙子曰按稱我君以別他國且君敬辭爾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二終

而歸但不告廟故不書爾

穀梁曰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按此傳意亦言夫人先在齊至練時始錄之說同公羊

夏單伯逆王姬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按魯自使逆天子何事召之不言使省文爾

穀梁曰不言如何也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趙子曰言逆王姬則知往京師矣但云逆女須先書如某以別之省文之義爾無他意

築王姬之館于外

左氏曰于外禮也趙子曰與讐主婚縱在城外豈為禮乎

穀梁曰於廟則已尊於寢則已卑為之築節矣趙子曰廟者非所當居何論尊乎王姬不可居公寢何論卑乎故公羊之說是又曰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為禮也啖子曰齊侯之來常事不書爾無他義前後無書諸侯自逆者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公羊曰錫者賜也命者加我服也穀梁意亦同趙子曰桓公已葬命何所施之穀梁又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

錫命非正也趙子曰按錫命如漢已來就加爵秩何得無乎若一一召而錫之則勞弊甚矣况桓公已薨如何受命乎

齊師遷紀邢鄆部

公羊曰遷者何取之也曷為不言取為襄公諱也按取人邑非善事若為之諱是掩惡也

穀梁曰紀國也邢鄆部國也或曰遷紀于邢鄆部啖子曰按下有紀侯大去其國明此時未遷故知邢鄆部是紀之三邑爾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公穀皆云於餘丘邾之邑也啖子曰按前後未有邑言伐者故依左氏舊說為國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郕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境踰境非正也趙子曰縱未嫁豈得踰境乎且婦人送客不出門何論境哉

莊三年溺會齊師伐衛

左氏穀梁皆以不稱氏為貶按例不命之卿則不書氏不可別為義公羊說雖是為已都見名位例故不重釋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啖子曰此自改葬不當譏緩傳見桓十五

年王崩後未見書葬處故云爾

穀梁曰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啖子曰停尸七年以求諸侯非人情也

紀季以鄆入于齊

公羊曰何以不名賢也趙子曰此乃紀侯之命且不得已而然何足爲賢哉

公次于郎

左氏曰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信爲次趙子曰經無信舍之文不要此例

莊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穀梁曰饗齊侯所以病齊侯也啖子曰此乃魯國之恥豈獨病齊侯乎

紀侯大去其國

公羊曰齊襄公復九世之讐故爲之諱滅此義迂僻甚矣不復繁文

穀梁曰不去者不遺一人之辭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啖子曰若然舉國而行何名去國文義相反矣又曰紀賢侯而齊侯滅之不言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趙子曰凡不絕其祀例不書滅無他義假令紀侯是小人則可滅之乎

齊侯葬紀伯姬

穀梁皆云以其失國故隱而葬之趙子曰春秋舉禮教以示後豈為一時悲喜生文乎

公及齊人狩于郟

公穀皆謂齊人是齊侯也趙子曰按春秋未有與諸侯會而書彼君為人者若此非齊侯則實與微者狩復書為何哉若實是齊侯即當書云及齊侯狩于郟而不書公此則諱公之義義與盟義同不應諱齊侯也

莊五年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公羊云不言納朔避王也趙子曰據諸侯之心實不避

王而經文反為之隱避是黨罪人也若以為為王諱其逆命則王室亂及尹氏立子朝猶不諱不應諱此若云為魯諱則成宋亂及納子糾皆不諱亦無宜諱此但緣納事已著再書則煩冗故不書爾義見本年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逆天王之命也啖子曰若貶之反書曰人則後人安知其宋公齊侯乎此乃隱其惡爾何名貶哉

六年王人子突救鄭

穀梁曰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趙子曰假令天子不正諸侯豈得舉兵以爭哉

衛侯朔入于衛

公羊曰何以名犯命也穀梁曰惡也趙子曰按失地之君例名之不可別為義蓋公穀以有王人救衛故於朔之出入並有犯命及得罪於王之說其國君出奔而名者豈得罪於王乎不知事實相承妄說爾

齊人來歸衛寶

公羊曰是衛人歸之稱齊人者讓於我也言齊人讓功於魯人啖子曰按例無有改其事實而為義者此乃觀文見意何煩曲說

穀梁曰以齊首之分惡於齊也按此乃書其事有何分

惡乎

莊七年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曰齊志也注云至魯地則齊侯之志趙子曰齊人與姜氏通姦久矣罪惡素均豈煩今日乃以其地辨彼此之罪乎

夜中星隕如雨

左氏曰與雨偕也言與雨俱落公羊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穀梁曰不曰恆星之隕何也我知恆星之不見不見其隕也啖子曰星隕如雨為奔流者眾如雨之多自漢已來史籍頗有詩曰有女如雲李陵曰謀臣如雨皆言多爾三傳不達此理故悉穿鑿

穀梁又曰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趙子曰若其不多豈得稱雨哉又曰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趙子曰隕落也無煩曲說

秋大水無麥苗

公羊曰曷為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啖子曰按例一災皆書

八年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曰次不言俟言俟託不得已也趙子曰此直書事實有何託乎

甲午治兵

左氏曰治兵于廟禮也趙子曰子以為兵車之眾非廟中所容且穀梁又說出入之義明知在城外為場爾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公羊曰郕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郕諱滅宗姓也啖子曰按實降于齊爾如何諱滅乎迂僻甚矣

秋師還

左氏曰君子是以善魯莊公言其克已復禮不伐齊師趙子曰勞師會讐何善之有且齊強魯弱自當不敢爭也詳據經文當緣告廟故書爾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穀梁曰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按例不命之卿例不書氏既不書氏自然以名連國強說嫌理迂僻之甚

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蕲

左氏公穀並云及大夫盟齊無君也趙子曰若但如此說有何勸戒之意哉必實然據例不合書公義見隱元年盟于宿傳

穀梁又曰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謂納子糾而不納故惡內

也啖子曰讐人之子本不當納有何惡乎下伐齊納糾義亦同此左氏曰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出奔莒趙子曰按莒近齊之小國而襄公強而無道大夫如何輒敢將公子奔之而獲安乎杜注云公子糾小白並僖公之子尤非也若然則不合書子糾又非讐人之子公納之不應有深譏故穀梁云襄被弑二公子乃出奔此說為正言皆襄公之子

公伐齊納子糾

公羊曰納者入辭其言伐者何伐而言納猶不能納也按此直書事實如何不稱納乎若不言伐齊則納糾於何國乎又曰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按魯君之前稱齊公子復有何過况是史家之辭非君前之義也

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公羊曰內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趙子曰納讐喪師惡之大者諱之不足故明書以示譏傳稱伐敗如何爲義不可解也又曰曷爲不言公不與公復讐也趙子曰按例公敗例不書公不與復讐有何義也

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公羊曰脅我而殺之趙子曰按論語云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則知齊自殺之非魯殺也若實魯殺則當書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也

十年宋人遷宿

公羊曰以地環之也趙子曰據此乃將已地繞之非遷彼之義穀梁曰遷亡辭也遷以移徙爲名非謂亡又曰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也豈有遷彼將爲附庸而云未失國家乎

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公羊云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云伐也趙子曰按經文實未伐而敗故不言伐爾又曰我能敗之故言次趙子曰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乎何假言次穀梁曰次止也畏我也他處皆然趙子曰夫子書次皆

罪興師豈譏其怯懦哉若當譏怯懦則當褒勇力春秋
乃是鼓亂之書也

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穀皆云蔡侯何以名獲也啖子曰晉侯之獲何以不
名乎故知以其失地故名爾

公羊又云曷為不言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啖子曰
吳滅胡沈之君獲陳夏齧齊國書何得書獲乎趙子曰
公羊曰州不若國是也又云國不若氏按諸侯無稱氏
之例又云氏不若人人不若名按春秋無氏獨行之例
唯崔氏出奔尹氏卒自是譏世卿不同常例假如崔氏

出奔豈惡於崔杼弑君哉又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
也於此用之不當移於閔二年齊高子來盟下施之穀
梁又云以歸猶愈乎執也趙子曰稱以者所以重責蔡
侯義見本傳言愈殊非也

莊十一年宋大水

公羊曰外災不書及我也穀梁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
王者之後也按外災來告則書二傳不達此義故各穿
鑿爾

王姬歸于齊

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按書其歸為魯主婚爾無他義

穀梁他處即云為之中者歸之與此又自相反矣

莊十二年紀叔姬歸于鄆

公穀並云隱其失國故書趙子曰春秋紀教迹爾豈為憂喜生文乎

莊十三年齊侯宋人陳人邾人會于北杏

穀梁曰是齊侯宋公也啖子曰若是齊侯宋公而書曰人不命之卿又如何書乎

公會齊侯盟于柯

公羊曰莊公將會桓公曹子曰君之意如何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如死曹子請劫之云云莊公許之遂劫桓公

云城壞壓境請汶陽之田桓公與之又云要盟可犯而

桓公不欺趙子曰按桓公未嘗侵魯地及盟後未嘗歸

魯田且莊公與齊大讐襄公之時猶歡好不絕不應至

桓公却生讐怨其事迹既妄又不可以訓故略之

莊十六年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

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穀梁曰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趙子曰按內臣與齊

襄公往來未嘗有阻豈於桓公更有疑哉此直夫子定

貶責之旨何關內外寮也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卷之三終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卷之四

唐陸涪纂

莊十七年齊人執鄭詹

左氏曰鄭不朝也趙子曰若以國事見執據例當稱行人

公穀皆云詹鄭之微者書甚佞也言微者不當書特為佞書也趙子曰諸見執者豈無罪乎何獨特書此佞蓋不知不命大夫被執亦當書之故造此義爾穀梁又云為下文起本趙子曰若執猶不書奔何足書乎亦無理若為來魯則書但言自齊逃來足知見執何假先書之

齊人殲于遂

穀梁曰此謂狎敵也趙子曰此說乃譏其不善用兵爾恐非教迹

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

左氏曰不言其來諱之也啖子曰據書曰追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爾直言事實有何諱乎

公羊曰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爲中國追也穀梁云不言戎伐我不使戎邇於我按言追明已去而逐之不言侵伐不覺其來爾無他義

公穀又云言濟西者大之也按書濟西譏遠追爾言大

亦無義

莊十九年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穀梁曰其曰鄙遠之也其遠之何不以難邇我國也趙子曰春秋例內以異外豈爲私情生文此太煩碎

莊二十年齊大災

公羊曰大災者何大瘠也啖子曰災天火也大之者其災大也若以大災爲大瘠新宮災亦是新宮瘠乎

莊二十二年肆大眚

公羊曰始忌眚也啖子曰肆者放也眚者過也如今之赦爾忌眚有何義乎

穀梁曰爲嫌天子不許之葬趙子曰按當時天子微弱魯肯畏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爲得禮且魯莊未嘗有怨齊之心葬母肯有所忌赦自赦爾葬自葬爾事不相關

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

穀梁云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按不言使者原其來意非天子之命爾非謂責其外交則去使字也

公至自齊

公羊曰桓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按凡公行反告廟則書桓會不致有何義乎穿鑿甚矣且

按會桓公而反書至又多矣

荆人來聘

公穀皆云稱人進之也啖子曰若言荆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以成文義爾無他義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公羊云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按爲其行朝禮遂言朝爾非爲在外穀梁云朝於廟於外非正也趙子曰若於國中而不於廟乃爲非禮若於境外如何求廟乎且諸侯朝於四岳之下亦豈得求廟乎

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

公羊曰親迎禮也按合禮則常事不書故知穀梁譏逆於齊是也

夫人姜氏入

公羊曰其言入何難也啖子曰以義不當入故言入爾有何難乎

曹羈出奔陳

公羊曰曹羈者曹大夫也按曹羈者義同鄭忽爾云是大夫非也

赤歸于曹郭公

公穀皆云赤者蓋郭公也趙子曰赤者曹公子也郭公

自是闕文其文義都不相關傳誤甚矣

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

左氏曰嘉之故不名啖子曰聘者常事有何可嘉故知穀梁云天子之命大夫是也

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公羊曰求乎陰之道也趙子曰凡在此例皆失禮乃書若言求陰之道乃是得禮與例相反矣又云以朱絲營

社趙子曰據禮書無此文故不取此

穀梁曰鼓禮也用牲非禮也按左氏例是故不取此

伯姬歸于杞

穀梁曰不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不言逆者夫自逆常事故不書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公羊曰于社禮也按左氏例近是故不取此說

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眾也趙子曰曹小國也唯有二卿何足為眾又曰曷為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趙子曰假如不死節豈有舉國盡殺之乎

穀梁曰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趙子曰按例不命大夫被殺皆書名

莊二十七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穀梁曰於是授之諸侯趙子曰按十六年已霸何待此時又云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趙子曰按經文不殊何以分別並無理凡征伐則兵車修好則衣裳大例皆然何獨桓公

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公羊曰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季子之私行也啖子曰大夫適他國會大夫葬惡也書之適足以加惡何名通其私行乎

穀梁曰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

按春秋前後無有虛設其事以爲義者且書葬之意直譏季友之行爾彼是陳國大夫安得書其卒乎

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公羊曰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注云伐人者爲客見伐者爲主趙子曰夫文字本以記分別今同其文誰能了之又曰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按例皆以被伐爲主又何解乎又曰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按經文成列而戰矣何名未得師乎

穀梁曰戰則是師也其曰人何微之趙子曰衛稱人者罪其逆王拒大國以取敗特異其文爾微之有何義乎

冬築微大無麥禾

公羊曰冬旣見無麥禾矣曷爲先言築微而後言無麥禾諱以凶年造邑也啖子曰築微冬之初也無麥禾歲終諸穀皆入而無此二穀乃書依先後記事爾何關諱乎

穀梁曰冬築微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啖子曰此當施於築圃之下不宜濫在此又曰大無麥禾者有顧之辭也按大者言其甚也如大災大水之類稱有顧如何爲義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

左氏曰禮也趙子曰據諱是譏諱謂不非善之也

穀梁曰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

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趙子曰此若不告彼何

由知之

莊二十九年春新延廡

左氏曰新作延廡趙子曰若新作但當云作延廡不當

云新也又傳云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日

春秋分也啖子曰此說亦非馬雖出入有時廡何妨農隙修

之

秋有蜚

左氏曰為災也啖子曰此非為災之物蜚盧肥臭蟲也一名負蟻又

曰凡物不為災不書啖子曰春秋記異多矣何必為災

乃書

城諸及防

穀梁曰以大及小也啖子曰此但依先後次第破甚者

先之或近邊者亦先之何必小大乎

莊三十年師次于成

穀梁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鄆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

能救鄆也趙子曰據齊霸已成魯為之弱何敢議救蓋

欲會齊圍鄆至成待命聞鄆已降故不行爾然疑事毋

質但當存而勿解爾

齊人降鄆

公羊曰鄆者何紀之遺邑也啖子曰紀之全國猶不敢敵齊豈有一邑之民而能二十餘年獨拒齊乎故鄆自是小國爾

葬紀叔姬

公羊曰隱其亡國而葬之趙氏說同葬伯姬

齊人伐山戎

公穀皆云此齊侯也貶而稱人按例無有諸侯自伐改爲人者趙子曰二傳不知繆文之義妄穿鑿耳啖子曰

蓋齊侯謬文耳

說見明年

莊三十有一年齊侯來獻戎捷

趙子曰據齊未霸之時尙不曾朝魯今旣爲霸主豈有自獻戎捷乎必無此理但文誤爾二傳皆言齊侯親伐山戎春秋唯有去年齊人伐山戎又僖九年葵丘之會宰孔曰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皆論齊侯親行之事表裏相證足知是齊侯自行也僖十年雖有齊侯許男伐北戎不稱山戎卽非山戎也且在宰孔言伐山戎之後則不關山戎之事不足爲疑則知去年伐山戎當書齊侯今獻捷當書齊人交

互致誤爾穀梁曰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趙子曰齊桓分戎菽與諸侯不近人情又捷者軍得耳安知是菽乎

春築臺于郎夏築臺于薛秋築臺于秦

公羊三傳各有說一云譏臨民之所漱浣一云譏遠也一云譏臨國啖子曰一歲三築臺假如皆得其所豈無妨於人乎何用三譏其處也

穀梁曰虞山林藪澤之利啖子曰築臺不應虞山林藪澤之利此傳當施於築囿下又曰倚齊桓公外無諸侯之變故築臺此說無益於爲教

莊三十有二年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左氏曰齊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趙子曰按荆伐鄭經今五年豈有許時方報之乎又曰宋公請先見于齊若以先見則位在上也假令鄭先見亦得在上耶穀梁解梁丘去國之遠按梁丘卽所遇之地耳又何解乎

公子牙卒

公羊曰何以不稱弟殺也按書公子常例也叔盼書弟自特書爾不得引以爲義

公子慶父如齊

穀梁曰此奔也其曰如諱之也啖子曰若實奔而書曰

如乃是掩其惡豈其然乎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卷之四終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辨疑卷之五

唐陸淳纂

閔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曰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獄有所歸謂罪歸鄧扈樂也趙子曰按臣弑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季子初至威令未著力不能爾非不討也

季子來歸

公穀皆云其言來歸喜之也趙子曰不言至異乎執爾

春秋不為憂喜生文

齊仲孫來

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啖子曰齊之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謬亦甚矣

閔二年吉禘于莊公

公羊曰其言于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言在喪不忍稱莊宮也趙子曰必若不合於宮廟行禘而今行之即當明書宮廟以示譏不應隱避也又云譏始不三年也若然則當有初字故知但譏此時未當吉爾非便為常也

公薨

穀梁曰其不書葬不以討母葬子也按不書葬者自為賊未討而葬爾不以討母葬子有何義乎

公子慶父出奔莒

穀梁曰其日出絕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義

齊高子來盟

公羊曰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注無所致命也趙子曰既與魯盟即是致命若不致命如何盟乎

僖元年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公羊曰邢已亡矣蓋狄滅之趙子曰按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曰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趙子曰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蓋不達狄兵未至邢自潰之理妄為此說又曰君則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趙子曰按齊宋曹三國君實不在但使師救爾何用曲為異說邢實未亡又何封乎又曰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趙子曰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

如衛人立晉天王符于河陽之類

為齊侯說同公羊

邢遷于夷儀

穀梁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趙子曰遷者直移爾不煩妄釋又曰其地邢復見也趙子曰此自遷不同宋人遷宿之類自然須書地不煩釋也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公穀皆云與前救邢一事也重書之以美齊侯之功按三國先救邢邢遷後迺城之各一事據實書爾何用曲為義乎

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夷者何齊地也按下文云齊人以歸則齊地可知也穀梁曰夫人薨不地地故也言書地以明被殺趙子曰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在路遇疾而薨豈得不書地乎且君薨者皆記其寢被殺即不言地隱公是也桓公在齊被殺而亦書地故知在外薨不論有故無故皆當書地理甚昭然又曰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言生將夫人歸于夷殺之啖子曰但言薨則知喪歸省文爾何用曲為義乎豈有以夫人歸而稱以喪歸

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挈

三傳皆云挈非卿以魯獲故書之按例凡不命之卿事接於魯及執殺奔放皆書莒慶鄭宛之類是也何乃於獲別生義乎穀梁又云季友搏殺莒挈啖子曰季友賢哲之士寧為匹夫之事乎傳誣也

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公羊曰曷為不於弒為貶貶必於其重者莫重乎以喪至也趙子曰文姜何不於死及葬貶之乎穀梁曰不言姜為齊桓諱殺同姓也趙子曰文姜不言姜亦是為齊諱乎

僖二年城楚丘

左氏曰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不書所會後也趙子曰據城緣陵言諸侯此不言諸侯魯自城爾若諸侯共城之如此爲文魯自城之又何如分別乎且城小穀又是其證也

公羊曰狄滅之不言滅爲桓公諱也趙子曰按經文但言入無滅文又云桓公城衛而封之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趙子曰按經文魯自爲衛築城爾如何謂之齊桓封乎

虞師晉師滅下陽

左氏曰先書虞賄故也趙子曰按傳上文云虞請伐虢

是明虞爲兵主導引而先故先書爾縱受賄若不先師亦不先書也

公羊曰先書虞使虞首惡也趙子曰滅下陽之謀乃晉爲始不應以虞爲首惡也又云不繫夏陽於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趙子曰予謂君存外邑聞兵至而歸國亦事之常何得稱滅若在下陽受兵則何得不見擒乎

穀梁曰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趙子曰經見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乎又云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趙子曰夫子原情定

罪故得變例書滅爾豈有為其地勢險要而生文乎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穀皆云江人黃人遠國之辭也遠國皆至諸侯皆來可知啖子曰春秋會盟之例皆據實書之亦無舉遠以包近之例

冬十月不雨

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趙子曰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且不指事而言何以知其勤閔之意乎他公豈無經時不雨乎為不告廟爾

僖三年夏四月不雨

穀梁曰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趙子曰猶未大雩安知其閔也又諸公豈無憂旱之心乎

六月雨

公羊云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按此釋迂僻之甚

穀梁曰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趙子曰書六月雨者明旱不終夏不為災爾事理宜然無煩妄解

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左氏曰謀伐楚也趙子曰據明年伐楚江黃不與則知此說非也

公羊曰此大會非也

意同貫之盟啖子論已見上

僖四年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侵蔡蔡潰

穀梁曰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趙子曰霸主當以討罪正邪為心豈以易侵而遂侵乎又凡春秋書侵伐皆罪之也不可妄加褒飾

遂伐楚次于陘

公羊云侯屈完也啖子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趙

子曰齊桓伐楚而討不貢則是尊王室也曷無異辭哉怒蔡與師飾情伐楚譏其非誠也故書曰遂或難曰若此師非誠心則論語云齊桓正而不譎何也答曰夫子蓋別因事而論豈是指此事也哉但當據經例以釋春秋不得別引他據且齊桓首戴之會會王世子而不召王穀梁傳以為變之正斯豈為正歟

許男新臣卒

左氏穀梁皆云卒於師趙子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於師爾若實卒於師而不言師則在師遇疾而歸國乃卒如何為文乎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公羊曰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趙子曰若不重言盟于召陵則無以知退軍乃似盟于涇也若唯言來盟于召陵則莫知與誰盟又無以示退軍之禮據事不得不爾言喜服楚何其小哉

公穀又云其言來何與桓爲主內桓師也趙子曰其言來者自爲魯侯在師爾若魯侯不在豈有言來之理乎齊人執陳袁濤塗

公羊曰濤塗說桓公令師濱海而歸師陷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啖子曰若然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

罪故左氏說是又云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趙子曰聖人立教豈使人盡爲周公之行然後免罪乎

穀梁云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不正其踰國而執也按執大夫例稱人何用別生義乎

公至自伐楚

公羊曰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畔盟也按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

僖五年杞伯姬來朝其子

公羊曰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按此文直書以示譏爾有何內辭乎

公孫茲如卒

左氏曰娶焉趙子曰大夫越境而娶非禮也經文不應無譏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戴

穀梁云及以會尊之也按齊侯非會主故言及齊侯也晉人執虞公

公羊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

辭趙子曰以不絕其祀故不書滅爾若云以滅為善辭則何者為不善乎

穀梁曰執不言所於地緼於晉也按例執諸侯未有言其處者何用別為義又曰其稱公何也其下執之之辭晉命行乎虞民矣按以虞公會為三公故謂之公無他義

僖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氏曰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云云趙子曰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以解圍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為滅國之禮乎若爾許

已從楚齊何故不稱師伐許乎又云微子啟如是亦可疑

僖八年鄭伯乞盟

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灼之也啖子曰乞者卑重之辭爾言灼與之迂僻甚矣假如乞師又如何灼之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左氏曰致哀姜焉按元年哀姜稱夫人以薨明用夫人喪禮已久矣何乃八年始致之乎

公羊曰譏以妾為妻也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趙子

曰按若娶于齊則不當媵先至若娶於他國而公親往未還則無人受脅而立齊媵

穀梁義以為立成風趙子曰按僖公若致其母即當言夫人風氏不當但云夫人但云夫人者時君之妻爾且聲姜更無書至處故知其至特設禘禮以為榮觀故變文譏之爾

冬十二月天王崩

趙子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位定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已位定何得直至八年

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說皆不足憑也

僖九年宋公禦說卒

左氏曰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啖子曰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故知非也又伯子男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

公羊曰何以不書葬為襄公諱也按不書葬者魯不會爾為襄公諱有何義乎

夏公會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
丘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公羊曰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

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趙子曰
按此會唯有六國至十三年會于鹹有七國十五年盟
于牡丘亦七國並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

穀梁曰葵丘之會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趙子曰
按經無異文安知不歆乎傳次以日月為例故穿鑿爾

傳曰桓盟不曰此其
日者美其陳牲也

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公羊云稱其君之子未踰年君之號啖子曰齊舍亦未
踰年君也何不云其君之子故知穀梁云國人不子之
義是也

僖十年晉殺其大夫里克

公羊云曷為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

公諱也踊猶渾也齊人語辭按此傳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

穿鑿

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

十三年會于鹹諸侯也

左氏曰不書其人有闕也按此傳不知有前目後凡之義故妄為此說

公羊曰曷為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按杞自懼楚而遷何關徐莒事乎又明年楚自伐徐益知其謬也穀梁曰其曰諸侯散辭也桓德衰矣按此稱諸侯即上

會於鹹之國爾不列序者前目後凡之例爾

季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

左氏曰季姬鄆子之夫人公怒鄆子不朝季姬使之朝啖子曰按稱季姬明魯未嫁女也若是鄆夫人不當言與鄆子遇又明年歸于鄆明此時鄆子請娶之公穀說是也若言魯之處女不當與諸侯會則文姜哀姜淫泆至甚文姜與殺桓公哀姜與殺閔公文姜弑公猶頻與齊會則淫風久行積漸成俗季姬少見文姜之行遂致於此又何怪乎公羊曰鄆子曷為使乎季姬之來內辭也按此直書以見其惡有何內辭乎

沙鹿崩

公羊曰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趙子曰凡山崩不繫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鷗也公羊不達此理遂妄釋爾

穀梁曰林屬於山為鹿謂山足也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在鹿

平地不故志之趙子曰沙鹿山名杜元凱云在元城縣

是也若是山足當云陷何得言崩又云無崩道而崩故志之然則山有崩道梁山崩何志之穀梁蓋見梁山云山此不言山又帶鹿字所以疑爾詳經意梁山若不言山但云梁山崩則不知是何梁沙鹿是山名不足疑故不

言山從省文也

僖十五年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公穀並云晦冥也趙子曰晦者晦朔之晦爾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朔必書之以為歷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甲午晦傳云事遇晦書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冥乎或曰彼為陳不違晦故書以示譏答曰春秋舉大訓但譏其戰爭此非兵法不緣其不解兵而譏之也

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孚微者稱夷伯大之也天戒之

故大之大謂字而不名予按褒貶當以義類豈有為天所罰翻乃稱字反於理甚矣但以大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爾原仲亦是也則公穀之說並非也

楚人敗徐于婁林

穀梁曰夷狄相敗志也按有赴告則書無他義

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按左氏晉侯以戎馬還潁而止師實不敗也

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按此傳都不見事理但對華元故妄為此說爾

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鷓退

飛過宋都

公羊曰是月何以不曰晦日也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啖子曰凡異例不書日隕石書日者特記元正有變爾六鷓則是同月也若更不言是月則似同日然此傳不達其意遂妄為此說且前後書晦多矣曷言不書晦乎

穀梁曰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按此傳不達前意又以日月為例故云爾又曰民所聚曰都都者直謂國城爾不獨以民聚為義

公子季友卒

穀梁曰大夫不言公子公孫疎之也按若依此說有未命爲大夫不命大夫者則如何書之乎

南海廖廷相番禺劉昌齡沈葆和校字

春秋啖趙二先生集傳辯疑卷之五終

